

艺苑人物

丹青水墨伴人生

——访著名画家葛玉振

□尤爱云

葛玉振,1943年出生于安徽省宿州符离集,1968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。历任五河县文化局创作组组长、文联主席,原蚌埠市科委工

与绘画为伴的求学时期

近日,在一个画廊里,我见到了被美术界人士尊称为“葛牡丹”的著名画家——葛玉振老师。他和善而又儒雅,爽朗健谈,双目炯炯,神采奕奕。葛老师讲述了他与绘画结缘一生的经历,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一轴白描,将葛老的艺术人生从远到近、从模糊到清晰渐次地在画轴中铺展开来。

葛老自小就格外喜爱画画,当时没有条件买画笔和画纸,反正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画,身边的老师学生都知道他爱画画且画得有模有样,老师就把出黑板报的任务安排给他。反正在葛老的记忆中,学生时代校园里几乎所有的黑板报都是他完成的。

读中学时,他就拜擅长画鸡、绰号“陶小鸡”的画家陶仲珩先生为师,求教绘画技艺,以后又经常登门请宿州“梅家父子画家”梅雪峰、梅纯一批阅作品,指教画技。1964年,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合肥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后,又受教于著名画家光元赬、王石岑,使他的绘画技艺得到升华。

艰苦环境成为创作源泉

葛玉振大学毕业正赶上“文革”,他被分配到五河县苗圃农场劳动锻炼,堂堂正正的大学毕业生去从事农工作,很多人为他惋惜。但他到单位以后发现,工作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繁重,相反他忙完工作以后还有剩余时间可以画画,另外农场的田园风景也给他带来很多创作源泉,这让他十分开心。从那以后就爱上了这里的山水草木和当地质朴淳厚的人民,也让他把自己的艺术生命深深地植根于这片肥沃的土地。他常挤出时间到淮河岸边、田野、树林去写生,搜奇景打草稿,潜心进行绘画创作,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,他都坚持白天勤勤恳恳踏实干活、晚上在微弱的油

节令随想

又是一丰立春到

□刘明礼

立春,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。古籍《群芳谱》解释说:“立,始建也。春气始而建立也。”如果说元旦、春节是新年度的开始,那么立春则是春天的起点——“从此雪消风自软,梅花合让柳条新”!

立春,民间也称“打春”。对于庄稼人来说,二十四节便是他们的课程表,也是他们的耕作图。特别是老一辈庄稼人,他们可能大字不识,可能不会背“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”,但对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一个,却都熟稔于心。哪个节气大致在什么时间,该做啥农活,掌握得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他们或许不曾知道鞭打泥土的文化渊源,却一定打小就熟知“春打六九头”这句农谚;或许说不出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这样文绉绉的话,却一定深悟“人勤春来早”的至理恒言。

家乡习俗

正月十五蒸面灯

□单永斌

正月十五元宵节,除了五颜六色的各式花灯,最难忘的还是小时候妈妈蒸的面灯。

小时候家里穷,杂面(黄豆面、玉米面、山芋干面等)占大头,好面(小麦面)只是锦上添花的点缀,不可多得。蒸面灯自然也是以杂面为主,掺上少之又少的好面,做成有点类似影视剧中间宝莲灯的形状,在上面的中间按出灯窝用来盛燃料(食用油),面灯

的腰里依次捏出一到十二个褶,十二个面灯对应着一年十二个月。面灯蒸熟出锅那是最重要的时刻,掀开锅盖的一瞬间要看清哪个面灯的灯窝里有水(蒸馏水),相传有水的面灯上有几个褶,几月就雨水较多,妈妈对此深信不疑。面灯晾干以后,灯窝里倒上食用油,用棉絮搓成灯捻,点燃后捧着,照遍家里的每个角落,尤其是粮囤,猪、羊、牛、鸡圈,寓意着五谷丰

登、六畜兴旺,床上更是必不可少,寓意着身体健康,小小面灯寄托着父母的殷切希望。正月十四试灯,正月十五照灯,正月十六捞灯,三天过后把面灯切成薄片,晒干干,用来烧汤。过去没有冰箱,晒干干不失为最好的保存方法。

除了蒸面灯,还要蒸十二生肖的十二种花馍,用剪刀剪出鳞片、羽毛的大致形状,用黑豆做眼睛,点缀红

枣,手巧的做得栩栩如生,生肖当年的做得特别大,其他十一个做得小一点,围在当年生肖花馍的四周。花馍出锅以后,我们最关心的是红枣,又甜又糯,在妈妈同意后首先把它抠下来,先尝为快。

现在妈妈离开我们,去了另一个世界,正月十五再也没有妈妈为我们蒸面灯、蒸花馍了,只留下深深的记忆,永远不会忘却。

1990年6月,葛玉振老师调入蚌埠科委担任工会副主席,他有了更加宽广的交流平台和充裕的创作时间。1992年,应蚌埠友好城市——日本摄津市的盛情邀约,葛玉振老师一行三人踏上了去异国他乡举办画展的旅程。画展一共举办十天,不仅带去了他们的绘画精品,更展示了中国传统国画的艺术魅力。这次画展既是文化桥梁又是友好纽带,画展现场人潮涌动,当地政府及观展民众对画展给予高度评价,画展获得圆满成功!

多年积累的深厚艺术积淀,被葛老展示在一幅幅国画作品中。多年间,在国家及省级刊物发表的美术作品150余件,有30多幅美术作品被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,多次入选国家和省美协举办的书画大展,并入编《美术家名人名作展》《历代名人书画丛书》及《书画、篆刻名人汇编》等书刊,此外还有20多件作品被省美术馆、博物馆和报社收藏。

成就斐然艺术之树常青

1990年10月,葛玉振参加了“全国人大成立40周年书画展”,其中《墨竹》和《冠压群芳》两幅作品被全国人大办公厅收藏,此次收藏是一次高规格的认可,至今令人充满自豪。日本摄津市政府、意大利加莫市政厅和中国台北市政府分别收藏了他的作品《国色天香》《百花争艳共春光》《墨竹迎风图》。

近几年,葛老每年有大约一半的时间,会带着老伴跟儿子、女儿住在上海,在上海他有专门的画室,且常常参加上海的一些绘画活动,目前在上海拥有一批画迷。

最近一段时间,葛老画的最多的就是扇面,虽是传统题材,但是画面构思精巧,花鸟鱼虫各具特色,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。除绘画以外,葛老最喜欢的就是京剧,隔三岔五,就会有一批志同道合的票友聚在一起唱上几句,很多名剧唱段葛老都能信手拈来。也许老有所乐,就是葛老始终保持青春活力和创作灵感的源泉吧!祝愿葛老艺术之树常青!

国外办画展成文化使者

又是一丰立春到

延续这样的旧时习俗,他们的庆祝方式,更为现实,更“接地气”。农谚云“立春雨水到,早起晚睡觉”。时序至立春,农家始谋耕。立春时节,正是一年农事关键之时。尽管寒意未消,可农人们已纷纷抄起了家伙。小伙子跳进猪圈、羊圈、牛圈,将垫脚肥起出来,再一车车送到田里。农民们抓紧越冬作物的管理,中耕松土,追施返青肥,防冻保苗。菜农忙着整理大棚,育秧,移栽,管理……高科技,智能化,新技术,让传统的耕作规律和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,也打破了季节的壁垒,让农家走在了春天的前面。

又是一年立春到。春姑娘正在闺房里淡抹浓妆,我们很快就能闻到她的气息,听到她的脚步,看到她的芳香。看,迎春花已含苞待放;看,沃野上已是繁忙的景象!



投稿邮箱:
4034444@126.com

行走发现

家居虎山东

□韩国光

兔年大年初一下午,我骑自行车又去了虎山,这次打算让自行车陪同我一起登上山顶。我推着车爬上了一S状的山道入口,往南的盘山路坡度很小,人骑上车很轻松。头天大年三十下了一夜的小雨,山道碎石路上有的地方还汪着积水,每骑一段路会遇到一些上山或准备出山的人,游人很少,有三两个人一起的,也有四五个人同游的。

天气晴朗,我每骑一截路就下车看看风景。这时的太阳在我头顶西南方向,天上飘着像兔子一样的硕大云朵,太阳一会儿明亮一会儿又有些暗淡。我对着太阳观察云朵,再看山体树草,视野里竟炫出了许多閃耀不定的绿色小圆圈。盘山路上杂草丛生,黛褐裸露的枝头挂着去年结的已被风干的果实,淡黄色的楝树果还有槐树荚随着微风摇曳着,灰绿色的长尾巴鸟、黑喜鹊时而扑闪在枝头,忽然轻灵地叫上一声,我走我的山道,它们忽高忽低地飞它们的,似乎根本不怕行人。

这盘山路说是往南的,其实慢慢地已向西转弯,我骑骑停停,山坡草从里原先存在的“机窝”还依稀可见,早在多年前这里驻有部队,这“机窝”就是过去战备时期飞机隐蔽的地方。现在附近的人已在这避风的“机窝”处种上了青菜、蒜苗等等。虎山没有老虎,游人话语言常问到这山怎么叫虎山呢?市志里有着一些介绍,遇到有人问我,我回答得不够详细,就说你用手机搜索一下就有了,接着我笑着幽默道,你也是来寻老虎的吧?兔年了老虎躲起来了,呵呵,你看那边还有个“老虎洞”哩,“老虎洞”本是部队建的掩体工事,有着坚固的拱梁,里面很黑,借着手机屏光亮,看见内部砌有多个小隔间,门口砌有烧柴火的灶台和水池。我上次来的时候,洞口草地上躺着一废弃的红色宣传条幅,隐约记得其上印着“拾豆村山野大食堂”几个醒目黄字,“拾豆村”也许是个虚拟的村名,想想当时在这约些朋友吃饭喝酒也挺有情趣。

虎山是自然生态森林公园,防火显得非常重要,山坡竖了不少警示牌,山上搭的“山林防护棚”就有好几个。各棚里摆有套着棉套的旧长沙发,上面被子枕头都有,看护棚没有门,来往的游人走累了可随意在长沙发上歇歇

坐坐,有个身体不佳的老大爷睡在长沙发上对同来的老伴说,游泰山黄山也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啊。地震监测站拐向北,坡度开始增大,山体的树木也变了模样,松树和柏树遍布山峦。虽然离兔年立春还有十多天,松树上的长短松针已勃发了生机,远近看来满目青翠。我推着车向上行走,树上滚落的松果子不巧就踩在了脚下。我捡了一个微型小菠萝似的松果子放进车篓,想作为纪念品带给朋友。柏树的树冠较之松树的树冠色泽苍老些,它的叶片也不像松树的松针碰到会扎人,叶片扁平稍卷曲着,用手触摸感到肉乎乎的。松树的性格坚毅伟岸,柏树的性格沉稳温和,我觉得这些松树和柏树可能就是一对对相敬如宾的中老年夫妻,一直住在静谧的山坡之间,夫妻恩爱,相濡以沫。

沿着山道我推车上更陡的坡面,遇见一位也打算去山顶的人,他问你这样能上去吗?我说用些劲慢慢推上去呗,竟一时也迷失了方向。他手指着前方说这是往南的,随即又帮助我架起后车轮,我俩连车一起登上了山顶。虎山的山顶没有多高,环视四周,东西两侧的高楼都比这山顶高,山顶早在多年前架设有部队的雷达,下面的石头墙机房顶端还存留着“森严壁垒”四个毛体字。帮我架后车轮的人姓张,说自己住在西山下经常到这早锻炼。他热心地告诉我,南面坡有条砌着台阶的小径,从这也可以上下山顶。我居住虎山东侧好几年了,听了既惊喜又感到惭愧,总以为对“家门口”的虎山很熟悉,其实不然。就是一座很普通的小山仍有着等待我们不断发现的好风景。我推着车从这条台阶小径下去时,树林中的嫩绿青草已提前进入了春天,晶莹的雨珠还噙在一丛青草上。这条台阶小径确实距离不远,从山顶延伸到下面的盘山路起码有三百多个台阶。我高兴地喝了一口自带的茶水,骑上车很顺利就到了进山的入口。这时才看清旁边的石楠树已冒出了诱人的紫红枝叶,抬头再回望时,突然发现有一棵老树上还晃动着一个吸引人的球状鸟窝。

我家搬至虎山东侧已有几年了,登临虎山的次数虽然不多,可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收获。兔年春节在家门口游虎山,没有出远门的拥挤,想想也惬意自在。



报春 任志刚 摄